

花大猶的開盛

譯合天 戴・義敬王・文祖陳・華梨於



FLOWERING JUDAS *by Katherine Anne Porter*



版出社界世日今

花大猶的開盛

譯合天 戴・義敬王・文祖陳・華梨於



FLOWERING JUDAS and Other Stories by Katherine Anne Porter. Copyright, 1930, 1935. © 1958, 1963, by Katherine Anne Porter. "Hacienda" copyright, 1934, by Harrison of Pari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Second printing

December 1970
May 1975

盛開的猶大花

著者：凱塞琳·安·波特

譯者：於梨華 王敬義

陳祖文 戴天

封面設計：蔡浩泉

出版：今日世界出版社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僑臺字〇〇六六號
香港九龍郵箱五一二一七號

臺灣總代理：新亞出版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一一〇一號
臺北市懷寧街八二號

電話：三三三〇二二
郵購劃撥帳戶：一三二九四號

定價：新臺幣二十元

公元一九七五年五月再版
民國六十四年

關於凱塞琳·安·泡特

於梨華

前陣子翻譯凱塞琳·安·泡特三個短篇，譯完之後，對她的興趣復發，想重讀她其他的小說，以及看看關於她的生平、事業、興趣等等的書籍。雖然沒有尋到泡特傳，或泡特自傳，無意中却看到一本凱塞琳·安·泡特的短論集及隨興漫談（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這本書於一九七〇年初（泡特八十大壽）出版，其中收集波特自一九二三年迄今所有的論著；這五十年裏的隨筆，分爲七大類：一、談批評（Critical），二、談個人與特殊性（Personal and Particular），三、傳記性的（Biographical），四、（Cotton Mather）（泡特於一九四〇年開始的一個未完成的小說），五、墨西哥人（Mexican），六、談寫作（On Writing），七、詩（Poems）

一九二三至五〇年所寫的九首詩。

這本洋洋五百頁的大書幾乎無所不談，談歐美作家，談南方，談她祖母，談她買過住過的房子，談婚姻，談甘迺迪夫人，談墨西哥人，談寫作，談她自己的作品。她的小說顯示的是她的才華，而這些漫談所揭露的，是她這個人。我們不但因這些雜文而對她了解，同時也了解許多別的作家：在第一類中，她談到與她同名的曼殊菲兒，她說：

「從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天生愉悅，而且有喜劇感；她多方面的個性令她能感覺同時在小說中傳達人性的複雜，複雜中又有合理及和諧。這是一種特別才具，許多作家中只她有此才華，至少她能運用自如，D·H·勞倫斯並不是她引導人，但他唯對她最嚴酷而不公平，他對她的評論是她的致命傷，而他這樣做純是個人的，因為他與曼殊菲兒的丈夫不和才去中傷她。」

第二類有幾封私人的信札，在一封給她姪兒的信中，她說：「……我同意你老師的建議，你應該現在讀米爾頓同濟慈，我覺得奇怪你居然還沒開始，我十歲時已讀過了他們，十二歲時會背莎士比亞所有的十四行詩……當你身心皆年輕時應該儘量吸收音樂與詩歌的豐藏……批評家一般都分黨派的，誰又不是呢？要找出一個中立的批評家等於在戰時找一個中立國一樣難……」

在另一封信，她說：「……我也很好，很忠誠的朋友，都在遠處，過他們的生活，我也有我，與他們不相關……但我的終身是獻給寫作，它並不是任何事件的代替品，而是高過於一切事件，這件工作直到我死都與我同在，而我的寂寞只不過是一個天性孤獨者的寂寞，我並不覺得這是不幸，而是對我工作最要緊的日常生活之部分。然而，當我瀕死，我不知向誰呼救，這可以證明一個人是否真正

的孤獨……」

談到婚姻，她的意思是：「我的毛病是——一向如此——誰對我提到婚姻，這兩個字立刻變成愛情。婚姻與愛情是難分難解的，我的感覺是：婚姻必要有愛情。有愛情而沒有婚姻有時對雙方都是不利的，但婚姻沒有愛情則簡直是不能想像的……」

在第三類中；她談到許多人：F·M·福特、史坦因、韋爾蒂、艾倫·泰特，她第一次看到艾畧特的印象，葉慈、喬艾思、龐德、奧康諾等等。

第四類是她於一九二九年在白慕達開始寫的一個關於Salto地方妖孽的小說，這裏選了三章，但她後來並沒有完成這個長篇。

第五類她談的是墨西哥，提到她為什麼寫了不少以墨西哥為背景的小說；「對我講來，墨西哥是個我最熟悉的地方，我生於近德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我父親年輕時，在墨西哥住過，對我講了許多關於墨西哥地方動聽的故事。所以當我第一次看到它，它並不陌生。當馬特拉革命時，我從一個教堂的窗口望出去，看革命軍與政府軍巷戰。一個墨西哥老婦，拉着我的袖子，靜立在一邊。當巷戰完了，大家把屍首堆上市場預備焚燒時，她說：「目前的煩惱就是爲了將來的快樂。」她似乎完全了解革命的意義。」

「有人說我喜歡寫異國情調的事，其實不然。一個藝術家，一個作家只能利用他們熟悉的、喜歡的事物做材料，這是逃避不了的事，所以我承認我寫熟知的事，墨西哥附近，對我講來，好像某些人對於紐約或芝加哥一樣熟悉。所有我寫過的事，我都知道過，因此，他們有真實感。」

第六類她專門談寫作，從這裏，可以澈底的看到她的以作家身份的種種想法。她說：「我一直有個很肯定的想法，認為一個作家應該過個人的生活，不要談到他的寫作，讓他所發表的作品表達他的思想。……」她很少談她自己的作品，可是，在一九三四年她被邀請演講時，她談到一般作家的基本態度：「一個藝術家，不應該顧及當時流行的式樣，他應該因他心裏所思的去做，他也不要担心他是否偉大，或者是天才，因為那會使他猶疑和害怕。我認為一個偉大的作品是產生於一個作家的智慧，使他抓住一個極要緊的文題，然後毫不顧忌的寫下來……一個作家的價值是用下面幾點衡量的：對他所感覺，所看到，所聽到，所經驗過，是否能有足夠的才能表達得共同性與永恆性……偉大的作品很少是取悅讀者的，因為這不是它的責任……一個作家有時會有靈感，那是他僥倖，不過他不能光憑靈感寫作；他要寫作，像一個做工的男人或女人。一個作家首先是一個做工的人，捲起了他的衣袖做工，像一個泥水匠……」

「寫作不是事業，而是職業，它不是達到名利的手段，它是生活的訓練。」

目錄

於梨華	1	關於凱塞琳·安·泡特
陳祖文	1	瑪利亞·康薩生
於梨華	25	繩
於梨華	33	二獸子
王敬義	45	棄婦吟
王敬義	57	盛開的猶大花
陳祖文	71	裂鏡
於梨華	111	莊園
戴天	151	偷
戴天	161	樹

瑪利亞 · 康薩生

瑪利亞·康薩生循了白色多塵的路中央走著，因為在路中央龍舌蘭的尖刺和仙人掌奸詐彎曲的針葉糾集得比較不太濃密。她本想在路邊陰影下休息片刻的，但是，她可不能浪費時間，連拔去腳上仙人掌尖刺的時間也沒有。唐璜和他的上司可能正在那掩埋了的城中潮溼的壕溝裏等著飯吃。

她右肩膀吊著十二隻腿被縛住的生禽，其中五六隻垂到她後背，另一半則不安的懸在她胸前。牠們麻木肥腫的腿磨擦著她的頸部，轉著痴呆的眼睛，詢問的想望穿她的臉孔。她並沒有看牠們或想到牠們。她左臂挽食物籃子挽得酸痛，而且，在工作了一整個早上後，她也肚子餓了。

她的背，在乾淨鮮艷的藍色棉布罩頭肩巾下，筆直的挺著。她黑黑的眼睛，因本能的寧靜而變得

柔和，狀似杏核，張得遠遠的，並且有些用眼角看人。她閒適自然，且從容慎重的走著——肚子有孩子的原始婦女，便是這樣走路的。她的體態給人閒適之感，肚子隆起來並沒扭曲了她的體態，而是依舊保持了婦人常有的那種適度的均衡。她感到極為愜意。丈夫工作，她就帶雞鴨到市場去賣。

她的小屋坐落在一個小山丘的半腰，被一叢胡椒樹覆蓋著，最靠近路上那一邊圍著一道仙人掌籬牆。她此刻來到被一條小溪隔開的山谷，並且穿過在一幢茅屋近處用鬆石砌成的橋，茅屋裏住著養蜂的瑪利亞。露莎和她年邁的教母露巴女術士。瑪利亞·康薩生對露巴賣給村裏的病人那些燒焦的梟骨，燙焦的兔子毛皮，貓內臟和膏粉等等都沒有信心。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頭痛或肚子痛就喝喝草藥茶，或到城裏市場附近的藥店買些瓶上印著她看不懂的服法說明的藥——她天天都到市場去。但是，她却常常向年輕的瑪利亞·露莎買蜂蜜，美麗羞赧的露莎只有十五歲大。

瑪利亞·康薩生和她丈夫唐璜·維勒卡，都只有十八歲大一些。在鄰里眼中，她虔誠而有活力，是一個做生意講價錢能堅持到底的女人。大家都曉得，假使她想買一條新的罩頭肩巾，或者買一件襯衫給唐璜，她會有辦法拿出一袋硬銀幣來的。

大概在一年以前，她付了欸，獲得上面蓋了印的在教堂結婚的有效證書。在未和唐璜一起在復活節前一週的禮拜一走上聖壇之前，她已把錢給了牧師。對村裏人來講，一連三個禮拜天到教堂，去聆聽牧師問人們對唐璜·戴歐·維勒卡和瑪利亞·康薩生·孟里格的婚事預告有無異議，的確是一件新奇的，他們二人真的在教堂裏面結婚，並不是在教堂後面，雖然在教堂外結婚跟其他典禮一樣有效，而且更省錢些。但是，瑪利亞一向很驕傲，就好像她擁有一個大農場似的。

她在橋上歇下來，把腳浸到水裏，眼睛避開陽光，凝視遠山，遠山在飄盪的垂雲下非常蔚藍。她突然想到想喝一些新鮮的蜂蜜。蜜蜂的芬芳，牠們緩慢的震顫的嗡嗡聲，驚醒了她嘴巴想舐一舐蜂蜜的慾望。

「假使我現在不吃蜂蜜，我就會注意到我的嬰孩，」她一邊想，一邊從茂密的仙人掌叢的隙縫間望過去。仙人掌就像衛護著那塊小空地的披露出來的刀鋒，赤裸裸的豎起。那地方寂靜得很，真使她懷疑瑪利亞·露莎和露巴是否在家呢。

用乾柳枝和一束束的玉蜀黍幹蓋成的斜傾的茅屋，以插入泥裏的高大樹苗作支柱而紮牢，屋頂用枯黃的龍舌蘭葉鋪成平頂屋板，這茅屋聳立在晌午的炎陽下，沉寂且散發著草味。蜂房跟茅屋建築相似，散佈在屋後的空地上，就像用廢棄的乾淨蔬菜作成的小墩。每一小墩上面，都掛滿灰黃色的閃光的蜂羣。

茅屋後傳來一陣輕快的笑聲，接著加入了一個男人短促的大笑。「啊，哈哈！」高高低低一起發笑，就像一首歌。

「原來瑪利亞·露莎有了男朋友！」瑪利亞·康薩生微笑著停歇下來，畧為移動包袱，彎身用手掌遮陽光，想從仙人掌叢間望過去看得更清楚一些。

瑪利亞·露莎跑著，避開蜂房，分開兩叢矮小的茉莉走出來，腿急促蹦跳，一邊從肩膀上回過頭去望，興奮的笑聲裏發出輕顫。靠了它的提手，她把很重的一個大口瓶吊在她的腕上，當她奔跑時，大口瓶不斷碰到大腿。她腳趾常偶然間踢起陣陣灰塵，她半鬆開的髮束，一長綰一長綰像陣雨似的洒

在肩部。

唐璜·維勒卡跟在她後面，也奇異的笑著，他咬緊的兩排牙齒閃閃發光，黑軟的小鬚鬚稀疏的生滿了唇邊顎上，只剩下褐色的臉頰像女孩一樣光滑。當他捉住她時，他抓得太用力了，以致她鬆寬襯衣都從肩膀上被扯落下來。她停止笑，把他推開，靜靜站著，企圖用一隻手把撕裂的袖子推上去。她的尖下顎和深紅色的嘴唇似動不動，就好像她還想再大笑似的；她黑色的長睫毛跟藏在睫毛下的眼睛裏閃動的光芒一起輕快地閃動。

有一陣子，瑪利亞·康薩生屏住氣，也不動彈。她額際冷冷的，然而又似乎有沸水沿她的脊骨澆下來。她膝部感到一陣無以名狀的疼痛，好像它們已經折斷了。她害怕唐璜和瑪利亞·露莎會發覺她的眼在盯住他們，她無法走動，在那裏偵察他們。但是，他們並沒有越過那圍起來的空地，甚至也不會向開向大路的圍牆口看一眼。

唐璜拾起瑪利亞·露莎的一綖散髮，嬉戲的用來打她的脖頸。她柔和而同意的微笑著。他們一起從蜂巢間走回去。瑪利亞·露莎把大口瓶穩靠在臀部一邊，每走一步就舞擺長長的裙子。唐璜走起來驕傲得就像一隻鬥雞，揮動他的潤邊帽。

瑪利亞·康薩生從罩住她頭上和繞住她喉嚨的黑雲堆裏走出來，發現自己往前移步，不知不覺的沿公路細心的探路，耳際嗡嗡響，好像瑪利亞·露莎所有的蜜蜂都集居在她耳窩裏。強烈的責任心驅使她繼續向那埋在地下的城市走去，在那裏，唐璜的上司（一位美國考古學家）正在作午間休息，等待著吃飯。

唐璜和瑪利亞·露莎！她此刻感到渾身燃燒，就好像有一層仙人掌的小毛刺，像玻璃絲一樣尖銳，在他皮膚內鑽動。她真願能夠寧靜的坐下來，等待死亡，但那也得等她砍斷她男人和那個正在玉蜀黍莖下大笑接吻的女孩子的喉嚨以後。當她還是一個年輕的小孩時，有一次，她從市場回來，竟發覺茅屋燒成一堆灰燼，她的一些銀幣也不見了。一陣漆黑空虛的感覺充滿了她；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直在茅屋附近踱步，期待整間屋子會重新在她眼前出現。然而，茅屋已被燒毀，雖然她知道那是一個仇人幹的，但是，她却無法找出那個人來，只能向空中咒罵恐嚇。現在這裏是更糟的一件事，但是，她曉得她的敵人是誰。瑪利亞·露莎，那罪惡的女孩，多麼無耻！「是的，她是一個娼妓！她沒有權利再活下去。」她聽到自己罵出這樣一句粗鹵的真話，她這樣罵了，就好像希望有人贊成她一樣。

這時候，吉溫斯灰色的蓬亂的頭，從他督促工人挖掘的地帶，剛剛挖成的壕溝邊沿突現出來。那長而深的壕溝（一個人站在當中也不會被發現）就像被巨大解剖刀割成十字似的，齊整的交叉躺在那裏。幾乎全村裏的人都為吉溫斯工作，幫他挖開他們祖先掩埋在土裏的城，他們終日工作，越來越興盛，挖掘出那些小塊的黏土人頭，陶器碎片和繪有花紋的城牆片段，那些東西因為全都破壞不堪，表面蒙上黏土，出土後並沒太大的用處。他們本身能做非常堅固的新東西，然後帶到城裏去，沿街叫賣，賺取外國人的錢。但是，他們的上司發現這些破爛東西時竟會感到人間少見的快樂，這却是一件永遠惑人的事。他有時會興奮的吼叫，把一個破爛的鍋或是一個人頭舉到他頭上揮動，喊他的攝影師來照這一張！

此際，他突出頭來，他那老邁的臉顯得縐紋斑駁，被太陽晒成土紅色，但是他却用年輕狂熱的眼睛歡迎瑪利亞·康薩生的到來：「我希望你今天給我帶來一隻肥美的。」當瑪利亞·康薩生在壕溝邊沿無言的蹲下來，他就從那串懸擺的雞鴨中選了最靠近他的一隻。「你給我拔去牠的毛，挖去內臟，好小姐。我等一下再烤。」

瑪利亞·康薩生捉住那隻雞的頭，靜靜的迅速用刀割牠的喉頭，然後以堅定的手法，就像她拔去甜菜頭一樣，隨手把雞頭扭掉了。

「我的天啊，女人，你真有膽量，」吉溫斯望著她說：「我我不敢殺雞。那會叫我起雞皮疙瘩。」

「我的老家是瓜達拉哈拉（註），」瑪利亞·康薩生一邊拔去雞毛扯去牠的內臟，毫無誇張的解釋。

她雖然能幹，却毫不自大的站在那裏看吉溫斯，那是一個有趣的白人，自己沒有太太爲他煮飯，而且，自己煮飯也並不感到有失尊嚴。他此際蹲著，忙碌的轉動木枝上的烤雞，眯縫著眼睛，皺著鼻子以避開火烟。他是一個神秘的，無疑是很富有，而且是唐璜的上司，所以應該有人尊敬和撫慰他。

「先生，玉蜀黍餅很熱而且很新鮮，」她溫柔的說：「假使你允許，我現在就到菜市場去買。」

「是的，是的，快點跑去；明天再給我帶一隻家禽來。」吉溫斯再轉過頭來望她。她優雅的儀表，有時候使他聯想到被放逐的帝王人家。他發覺她臉上特別蒼白，便問她：「太陽太熱了，是嗎？」

「是的，先生。對不起。唐璜會很快到這裏來吧！」

「他現在應該到這裏了。放下他的食物。別人會把它吃掉的。」

她走開了；她的藍色肩巾在起自灰紅色土地上的熱浪裏飄揚。吉溫斯最喜歡他的印第安人，因為他對他們原始的童稚的做法，感到一種父執對孩子們的溺愛。他常常講有關唐璜滑稽而大胆胡來的故事，說他在過去五年裏，常常拯救了唐璜，以免他下獄，或被槍斃，因為種種不可預料的罪行。

「我常常及時把他從困難中拯救出來，」他會這樣說：「哦，他是一個好工人，我懂得怎樣對付他。」

唐璜結婚後，他常常適度的以長者遷就晚輩的態度來譴責他對瑪利亞·康薩生的不忠實行爲。「她遲早會捉到你的。但願天佑你！」他喜歡這樣說，而唐璜也會愉快的大笑。

瑪利亞·康薩生並沒想起告訴唐璜說，她已發覺他的越軌行爲。在白天，她對他的憤怒消逝了。而對瑪利亞·露莎的憤怒却逐漸增長。她一再自言自語：「當我像瑪利亞·露莎一樣年輕時，假設有男人這樣捉住我，我一定會把瓶子打破在他頭上。」她已全忘光了，當唐璜第一次抓住她的那一天，她甚至還沒有像瑪利亞·露莎那樣抗拒呢。此外，她不久就跟他在教堂裏完婚，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唐璜那天晚上並沒有回家，而是赴戰場去了，瑪利亞·露莎也跟着他去。唐璜肩上掛著一支步槍，腰帶上插著兩把手槍。瑪利亞·露莎也把步槍跟被斃和烹飪器皿垂掛在背後。他們在野外就近參加了分遣部隊，而瑪利亞·露莎跟一大隊經驗豐富的女戰士大踏步齊馳，他們像蝗蟲一樣掠過禾稼，

給軍隊搜集糧食。她跟她們一起烹煮，跟她們一起吃男人吃剩的菜飯。戰爭過後，她跟其他人到戰場上去，在戰死去的戰士未腐爛前，剝取他們身上的衣物、彈藥和槍械。有時候，她們也會在戰場上遇到敵軍的婦女，而這時，跟第一次一樣冷酷的第二場戰爭就會展開了。

他們這樣走了，村裏人們並沒感到特別公憤。他們只聳聳肩，露齒微笑。他們走了最好。鄰居們四處說，瑪利亞·露莎在軍隊裏，會比在村裏跟瑪利亞·康薩生在一起安全多了。

當唐璜離開她時，瑪利亞·康薩生並沒有哭泣；而且當嬰孩出生後在一天內死去，她也沒有哭泣。「她只是塊石頭，」老露巴說，露巴是來提供咒符，以保存那孩子的。

「但願你跟你的符咒在地獄裏爛掉吧，」瑪利亞·康薩生說。

幸虧她慣常到教堂去，並且在聖徒前點蠟燭，兩手張成十字架形跪下來，一次就跪上好幾小時，而且，每一個月都去領一次聖餐禮；假如不是這樣，人家一定會以為她已被魔鬼迷住了，因為她臉孔非常慘白，兩眼彷彿瞎了似的。但是，這不可能，因為她畢竟是在牧師面前宣誓結婚的。村人們推測，她一定是因驕傲而被懲罰。他們最後下結論說，這是一切的緣由：因為她實在太驕傲了。所以，他們憐憫她。

在唐璜和瑪利亞·露莎離開的那一年，瑪利亞·康薩生賣雞鴨、照顧庭園，她袋裏的硬幣也就逐漸增多。露巴沒有養蜂的天才，蜂巢一直不能旺盛。她開始責罵瑪利亞·露莎逃走，稱讚瑪利亞·康薩生的行爲。她慣常在市場或教堂裏遇見瑪利亞·康薩生，她常常說，現在人家看到她，根本不會曉得她就是遭遇到這種痛苦的女人。

「我禱告上帝，祝瑪利亞·康薩生以後萬事如意。」她會這樣說：「因為她已受到懲罰了。」

有一些閒著無聊的人，就把這些話傳給那被遺棄的婦人，她就到山腳下的露巴家，站在空地上喊叫那個坐在門口攪一團醫治瘡疤的萬靈藥的女術士。「把你的禱告留給自己吧，露巴，或者奉獻給那些需要禱告的人。至於我，我會求上帝給我需要的東西的。」

「你想你會得到嗎，瑪利亞·康薩生？」露巴說著一邊殘酷的窃笑，一邊嗅嗅那調配草藥的木藥匙：「你以前有沒有祈求你現在得到的？」

以後，人們發覺瑪利亞·康薩生更常常到教堂去，甚至更少在午後到村裏去跟其他女人聊天，當她們坐在路邊石上，一邊餵孩子，一邊吃水果的時候。

「她把我們當作仇敵是錯的，」老蘇樂達說——她是一位思想家，又是和事佬，「所有的女人都

有這種煩惱。我們應該一起來分憂。」

但是，瑪利亞·康薩生單獨生活著。她越來越憔悴，好像內心裏有甚麼東西在齧咬她，眼睛深陷，而且假使能夠的話，她連一句話也不說。她比以前更勤勞，她的宰雞刀更難得能夠放下來。

唐璜和瑪利亞·露莎因為厭倦了軍旅生活，有一天沒有徵求任何人的允許，就回到家鄉。戰場是一長卷軸的煩惱，不斷開展，直到最後，那卷軸的一端在離唐璜的村落廿哩以外的地方磨損了。所以，他和瑪利亞·露莎（她現在瘦削如豺狼，又被一個日夜都在等待出生的嬰兒拖累著），有一天不